

上海



(清)梁維樞撰

玉劍尊聞

瓜蒂庵藏卯情堂故叢物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玉釧尊聞

上

(清)

梁維樞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玉劍尊聞

下
(清) 梁維樞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黃湧泉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玉劍尊聞

(全二冊)

(清)梁維樞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浙江蕭山許賢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4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3,000

統一書號：10186·653 定價：5.50 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前面，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為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檢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

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筭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為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玉劍尊聞》跋

謝國楨

清梁維樞著《玉劍尊聞》十卷，順治甲午（一六五四）賜麟堂刻本。刻書的式樣，印刷用微黃色有綿性的竹紙，與王宏撰《山志》格式差不多，代表了清初北方刻書純樸的形式；但內容比《山志》要差的多。書前有吳偉業、錢棻、錢謙益序及自序。按維樞，字慎可，真定常山人。明崇禎間舉人，官工部主事。據其自撰《玉劍尊聞引》謂：「授鳳閣舍人，掌綸演誥，苦無暇日，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略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己意；隨所聞見即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壬午（明崇禎十五年）起復原官，漸經患難，此書遂置高閣。今年兩兒（清遠、清傳）慮其日久散失，少為刪益，刻之都門。」《引》中所說「中堂黨論，削籍家居」，正是明天啓、崇禎間東林與閹黨相爭持之時，維樞屬於何黨，不得而知；然有吳、錢諸家為之作序，想亦與東林有關。此書取有明一代軼事瑣聞，依劉義慶《世說新語》體裁，門目，分為德行、言語、文學、方正等三十四類，而自為之作注，文格亦全仿《世說新語》。在明代，何良俊（元朗）曾著有《何氏語林》，搜集的範圍，自漢迄於元朝。此書緊接着記有明一代的人文事蹟，且著於清修明史以前，雖然是些零簡短帙，小品文字，但很可以作為徵文考獻的資料。

所以吳梅村的序上，稱其『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給，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為人又忼爽軒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其姪梁清標所著《雕邱雜錄》，即取意於此），杜門著作且十載，家世貴盛，修敕醇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辯，則恢奇歷落，滾滾不休。』此書所記多半是文人遺事，頗見承平的氣象。但維樞生於易代之際，在書中看不出有國家興亡的感想，倒不如吳梅村、錢棻的序文說明了易代之際修史的重要。錢謙益的序上至有云：『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踏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所謂『建武之新載無徵』，實際就是指南明隆武、永曆兩朝而言。我想梁家是真定的大族，梁清標出仕清朝，官至尚書大學士，維樞不敢稍涉忌諱，那是很自然的。雖然有錢謙益的序，但在清代還沒有列入禁書，而著錄於《四庫提要》，那就是幸事了。

《四庫提要》小說家類《存目》一謂是書『隨意鈔撮，頗乏持擇，如李贄嘗云：『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之類，皆狂謬之詞，學晉人放誕而失之者。』然正因為如此，所以還保存了許多文學藝術和社會風俗的資料。如卷六『品藻』門記《水滸傳》說：

元有施耐庵《水滸傳》，故老傳聞明洪武初越人羅氏為此書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

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

又卷三『文學』門記高則誠《琵琶記》說：

高皇帝召高則誠（注云：高明字則誠，居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誠弟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以疾辭，使者以則誠作《琵琶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琵琶）乃珍饈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

又卷九『排調』記《山人》條云：

錢夢泉（富順人，仕至刑科給事中），是四明（沈一貫）入幕賓。一日與山人汪元範共飲四明酒，錢戲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汪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

這些隨筆的記載，都烘托了當時各階層的風氣，正因為忠實寫出明朝人的思想作風，所以《四庫提要》要指為狂謬了。（此跋原載《明清筆記叢書》）

目次

吳偉業序	一
錢 棻序	一一
錢謙益序	二一
引	三一
卷之一	三三
卷之二	八三
卷之三	一四三
卷之四	二二三
卷之五	二八九
卷之六	三四一
卷之七	四四三
卷之八	五三一
卷之九	六〇一

卷之十

玉劍尊聞跋

謝國楨

六八三

二

梁水部玉劒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攜拾古人嘉言軼行
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
其所未聞廼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
勞也今以于一日之內出入禁闥公
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

皆足以爲書廼必舉數世或數
濶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
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
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韙其語
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
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

同異紛糾龐雜旣不足取信而飛言
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
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
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
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

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
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真定梁
公慎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
於京師出所著玉劒尊聞集以示余
曰子爲我敘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
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

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
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
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
所欲言卽得失無所攷正家乘野史
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
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鬼園

之小儒據事直書鮮識顧避病在僻
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輒
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
嘆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
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
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